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池北偶談 第十四卷 談藝四

◎孫氏 陸務觀作《孫夫人志》云：「夫人幼有淑質，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，以文詞名家，欲以其學傳夫人。時夫人方十餘歲，謝曰：『才藻非婦人事也。』」夫人，威敏公沔四世孫。李氏，即易安也。

◎蘇子美雪詩

往讀退之雪詩，「龍鳳交橫飛」及「銀杯縞帶」之句，不覺失笑。近讀蘇子美雪詩，有云：「既以脂粉傅我面，又以珠玉綴我腮；天公似憐我貌古，巧意裝點使莫偕。欲令學此兒女態，免使埋沒隨灰埃；據鞍照水失舊惡，容質潔白如嬰孩。」更為噴飯。子美詩極為歐陽所推，與石曼卿、梅聖俞齊名，而其俚惡乃至此，何耶？子美嘗自言「平生作詩，被人比梅堯臣，寫字比周越」，可笑，所謂人苦不自知耳。

◎歐陽詞

今世所傳女郎朱淑真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」生查子詞，見《歐陽文忠集》一百三十一卷，不知何以訛為朱氏之作？世遂因此詞疑淑真失婦德，紀載不可不慎也。

◎桃源詩

唐、宋以來作《桃源行》，最傳者王摩詰、韓退之、王介甫三篇。觀退之、介甫二詩，筆力意思甚可喜。及讀摩詰詩，多少自在！二公便如努力挽強，不免面赤耳熱，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。

◎{■山}字音

《全唐詩話》、《唐詩紀事》並載馬■贈韓定辭詩云：「燧林芳草綿綿思，盡日相攜陟麗譙。別後■{■山}山上望，羨君時復見王喬。」按字書：{■山}，音務。《顏氏家訓》云：「柏人城東北有孤山，闕■《九州志》以為舜納於大麓即此山，世俗或呼為宣務山。予嘗為趙州佐，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，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為令徐整所立，銘云：『土有■務山，王喬所仙』，方知此■務山也。■字遂無所出，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。旄字，《字林》一音忘付反。今依附俗名，當音權務耳。入鄴，為魏收道之，收大嘉歎，其作趙州《莊嚴寺碑》銘云『權務之精』，即謂此也。」予按此則馬詩當作莫毫反耳。定辭，即忠獻曾祖行。東坡書此詩，乃云不知何許人，豈一時失於考據耶？

◎王損仲

錢牧齋於萬曆後文士，獨許祥符王損仲（惟儉）為博雅。王嘗刪定《宋史》，累年求之不得，唯見其詩文二卷，《古事抄》、《璽史》，《史通》、《文心雕龍》二訓故，凡若干卷。

◎空同詩

空同贈昌谷詩，崢嶸百年會一篇，略云：「大歷熙寧各有人，敲金戛玉何繽紛？高皇揮戈造日月，草昧之際崇儒紳。英雄杖策集軍門，金華數子真絕倫。宣德文體多渾淪，偉哉東裡廊廟珍。我師崛起楊與李，力挽一發回千鈞。」其推唐、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謂至矣。牧齋獨不舉此，何也？

◎二金石錄

趙明誠與其婦李易安作《金石錄》，其書最傳。曾子固亦集古篆刻作《金石錄》五十卷，見子開所撰行狀。今《元豐類稿》第五十卷所載《金石錄》跋尾僅十五條，蓋未竟之書也。曾書在趙前，而世罕知者。

◎曾子固詩

彭淵才恨曾子固不能詩，今人以為口實。今觀《類稿》中諸篇，亦荆公之亞，但天分微不及耳。若皇甫持正、蘇明允、陳同父，乃真不能詩也。

◎潞公詩

文潞公承楊、劉之後，詩學西昆，其妙處不減溫、李。五言如「雲淡天迷楚，樓高地占秦。哀箏兩行雁，小字數鉤銀。巷陌三條月，池塘十步春。府門初夜閉，多少夜遊人。」（見山樓）

「蘅蕩頻牽望，楊林久駐鑣。香囊徒叩叩，雲月自蒼蒼。翠佩傳情密，微波托意遙。翻鴻漸高逝，翻恨隔神霄。」（蘅臯）

「楊柳亭臺暮，梨花院落深。玉池波湛湛，珠幌影沉沉。遠思隨莊蝶，春懷怯雍琴。萱蘇不調忿，擁鼻獨清吟。」（深院）

「小檻風驚葉，幽庭露泫柯。芳塵千里遠，幽恨九回多。螢影穿簾押，蛩聲出砌莎。寸心無以寫，望月但長歌。」（秋夕）

七言如「小閣登臨春暮時，綺欄飛闥映游絲。鶯喧曲檻韓馮樹，蘚晦幽庭賈禹基。閒對碧雲吟桂水，狂思長袂宿蘭池。徘徊望斷江邊客，採得瑤華寄與誰。」（登通山閣）

「獵遍蘭叢與桂枝，巢居未必有先期。靈臺十仞烏隨轉，阿閣三重風豈知？度柳暗催蟬■■，出雲高送雁離離。漢宮玉樹如何限？爭忍重吟畫扇詩。」（秋風）

「高樓閒背夕陽登，眇眇長懷不自勝。錦瑟有時聞北里，鈿車何日到西陵？地寒萱草猶難種，天遠瑤華豈易憑？多謝蘇門清嘯客，了無塵事染壺冰。」（寓懷）

「縹帙青箱次第開，慨然英氣轉難裁。莫言每事俱長往，須有清風屬後來。彈鋏始知皆瑣旅，枕戈方信是雄才。平生自信真非薄，只是休容楚鳩媒。」（閱史有感）

蘇文忠公常稱潞公長律無一字無考據，世猶未知其工妙如此。明內鄉李子田撰《藝圃集》，近石門呂莊生、吳孟舉撰《宋詩鈔》，皆遺潞公。予偶讀公集，摘錄如右。

◎地名

《容齋四筆》載：「興國宰書稱『激水有驅策』云。激水者，彼邑一水耳，郡中未嘗知之。」近時人自繫鄉里，多舉其地一山、一水或一古蹟，令人茫然不知何地。甚有割裂古名，如常州稱南蘭而去陵字；江寧稱白鐘，蓋合白門、鍾山而各去其一字，此何說也？又嘗見諸城二士人詩卷，一稱蘇臺，一稱秦臺。或問之，則蘇臺者謂超然臺，秦臺謂鄒邪臺耳，尤可絕倒。

◎王介甫詩

王介甫《白鶴吟》云：「白鶴聲可憐，紅鶴聲可惡。白鶴靜無匹，紅鶴喧無數。白鶴招不來，紅鶴揮不去。長松受穢死，乃以紅鶴故。」云云。當介甫得政變法，爭新法者白鶴也，所謂招不來者是也。呂惠卿之流，乃紅鶴也，所謂揮不去者是也。介甫之受穢，豈不以惠卿輩耶？此老好惡顛倒至此，可憐哉！

◎張伯成注杜

《懷麓堂詩話》云：「《杜律》乃張注，非虞注，宣德初有刊本。」按張性字伯成，江西金溪人，元進士，嘗著《尚書補傳》。獨足翁吳伯慶有輓詩云：「賤疏空令傳杜律，志銘誰與繼唐碑。」予在京師，曾得張注舊本。

◎閻立本畫孝經

閻立本畫《孝經圖》一卷，褚河南書，故明大內物，後歸孫北海侍郎（承澤）家。相傳明時東宮出閣，例以此圖為賜。吳祭酒梅村（偉業）詩「每見丹青知聖孝，累朝家法賜東宮」是也。王戎冬杪，於宋牧仲齋見之。

◎杜於皇語

康熙三年，予與杜於皇（濬）、陳其年（維崧）輩同在如臯，修禊於冒氏水繪園，賦詩。或問杜：「阮亭詩何如？」答曰：「興酣落筆搖五嶽，詩成嘯傲凌滄洲。」又問：「君詩何如？」曰：「但覺高歌有鬼神，誰知餓死填溝壑。」

◎吳皇后臨蘭亭

唐文皇后，惟宋高宗最愛《蘭亭序》，常御筆臨賜群臣，至宮闈亦化之。按宋桑世昌《蘭亭考》云：「憲聖慈烈皇后嘗臨《蘭亭帖》，佚在人間，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，表獻。上驗璽文，知是中宮臨本，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，時紹興十七年秋七月丙寅。」又云：「太后居中宮時，嘗臨《蘭亭》，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：『內仗朝初退，朝曦滿翠屏，硯池渾不凍，端為寫蘭亭。』刻吳珙家。珙亦善書，北固寺『天下第一江山』六大字，珙筆也。」劉後村跋高宗宸翰云：「大將韓蘄王高價得硬黃本，以為逸少真跡，馳獻，不知其為椒殿所書也。」周必大在翰苑時，作太皇閣帖子云：「筆法似慈皇。」信哉！

◎應璩書語

應璩與滿公琰書云：「高樹翳朝雲，文禽蔽綠水。」甚似魏、晉間人五言。

◎舞馬

杜詩「舞馬既登牀」，《珊瑚鉤詩話》云：「舞馬，藉之以榻也。」朱翌引《樂府雜錄》云：「有馬舞者，攏馬人著綵衣，執鞭於牀上，舞馬蹀躞，蹄皆應節，是登牀而舞乃馭者，而馬應節於下也。」二說未知孰是？

◎漫興

秀水朱竹垞簡討（彝尊）云：「杜詩『老去詩篇漫興與』，今本皆訛作漫興，非也。」予考舊刻劉會孟本、千家注本，果皆作與字。趙云：「耽佳句而語驚人，言其平昔如此。今老矣，所為詩則漫興而已，無復著意於驚人也。」《劉後村集》跋陳教授杜詩補注亦云：「或信筆漫興。」云云。然近日虞山錢宗伯本，仍作興字，略無辨證。又云：「倪雁園（燾）簡討有宋刻十家宮詞，內王建『太平天子朝元日』，作朝迎日，亦新。」

◎多父敦天馬鼎

祁縣戴楓仲（廷■）有多父敦一，上有銘，云：「多父作寶敦，用祁眉壽萬年，子子孫孫永寶用。」凡十八字。又有天馬鼎一，中凹處作馬鼠形，或云《呂氏春秋》：「周鼎作鼠，令馬履之。」據此，當是周物。

◎祁工部詩

工部主事祁珊洲（文友），予同年也，廣東東莞人。嘗知廬江縣，有詩云：「一夜東風吹雨過，滿江新水長魚蝦。」予每喜誦之。

◎二宋二程

元宋本誠夫與弟■顯夫，文學齊名，亦號二宋。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，俱以道學著名，亦號二程（■嘗輯《國朝風雅》，見揭軌《光岳英華序》）。

◎寇主簿

葉石林《詩話》載吳縣寇主簿國寶一絕句云：「黃葉西陂水漫流，篷■風急滯扁舟。夕陽暝色來千里，人語雞聲共一丘。」語甚工，且云：「寇，徐州人，嘗從陳無己學。」予考《後山集》，有贈國寶二絕句云：「承家從昔如君少，得土於今孰我先。口擬說詩心已解，世間快馬不須鞭。」又有和寇十一詩十數篇，所謂「畫樓著燕春風裡，楊柳藏鴉白下東」者是也。又有贈寇荆山詩，蓋寇之字。陳又有《寇參軍集》序，稱寇氏兄弟曰元老、元弼。元弼名其仕，許州參軍，蓋國寶諸父云。

◎謔對

萊陽姜吏部如須（垓），南渡後流寓吳郡，與徐孝廉昭法（枋）友善。一日同行閭門市，姜顧徐曰：「桓溫一世之雄，尚有枋頭之敗。」徐應聲曰：「項羽萬人之敵，難逃垓下之誅。」相與抵掌大噱，市人皆驚。

◎後山詩

陳無己平生皈向蘇公，而學詩於黃太史，然其論坡詩，謂「如教坊雷大使舞」。又有詩云：「人言我語勝黃語，扶豎夜燎齊朝光。」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。然予反覆其詩，終落鈍根，視蘇、黃遠矣。任淵云：「無己詩如曹洞禪，不犯正位，切忌死語。」恐未盡然。予獨愛其二律云：「林煙爐不起，城郭歲將窮；雲日明松雪，溪山進晚風。人行圖畫裡，鳥度醉吟中；不盡山陰興，天留憶戴公。」又：「白下官楊小弄黃，騎臺南路綠無央；含紅破白連連好，度水吹香故故長。蹲滑踏青穿馬耳，轉危緣險出羊腸；熟知南杜風流在，預怯排門有斷章。」《後山集》，南陽王文莊公鴻儒弘治十二年刻於潞安，有序及魏衍集記，元城王雲、天社任淵二序；詩十二卷，六百七十九首；雜文八卷，一百六十九首；談叢、理究、詩話、長短句附焉，共三十卷。

◎賀若

琴曲有賀若，最古澹，相傳以為宋太宗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，乃隋賀若弼所撰，出《湘山野錄》。朱翌《猗覺寮雜記》云：「賀若，夷也。夷善鼓琴。見王涯傳。」又云：「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：賀若，宣宗時待詔，即若夷也。」

◎魚上木

元人竹枝詞云：「黃魚上得青松樹，阿儂始是棄郎時。」然《本草》陶注：「鰻鱧魚能緣樹，食藤花。」《雜俎》：「鯢魚能上樹。贊曰：有足若鯢，大首長尾，其啼如嬰，緣木弗墜。」宋祁《方物略》曰：「■內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，狀似鯢，有足能緣木。」

◎秦鏡詩

淄川袁松籬（藩）孝廉得秦鏡，高念東侍郎為賦詩云：

「河山歷歷看來空，萬古消沉向此中；便是秦時明月在，可能還照櫟陽宮。」

「興亡轉轂見何頻？照膽咸陽跡已陳；多少人間惻悵事，金人辭漢鏡辭秦。」

「炯如秋水了無塵，曾照阿房宮裡人；惟有玉姜今不死，蓮花掌上五雲新。」

◎唐年世總釋

戚光注云：唐天■元年（昭宗天復四年改元，朱溫滅帝立哀帝，蜀仍稱天復）。二年（蜀天復五年）。三年（蜀天復六年）。四年（蜀天復七年。朱溫篡位，稱梁開平元年）。五年（晉、岐、淮南。蜀，武成元年）。六年（晉、岐、淮南）。七年（晉、岐、吳。岐王承制加淮南楊隆演嗣吳王）。八年（晉、岐、吳。蜀永平元年，梁乾化元年）。九年（晉、岐、吳）。十年（晉、岐、吳）。十一年（晉、岐、吳）。十二年（晉、岐、吳。梁貞明元年）。十三年（晉、岐、吳。蜀通正元年）。十四年（晉、岐、吳。蜀天漢元年，漢乾亨元年）。十五年（晉、岐、吳。蜀光天元年）。十六年（晉、岐、吳。武義元年，蜀乾德元年）。十七年（晉、岐、吳）。十八年（晉、岐、吳。順義元年。梁龍德元年）。十九年（晉、岐、吳）。同光元年（晉莊宗復唐，改元。岐尋內屬）。二年。三年。天成年（明宗五改元。吳越寶正元年）。二年（吳乾貞元年）。三年（漢大有元年）。四年（吳太和元年）。長興元年。二年。三年。四年。應順元年（閔帝立，遇弒，末帝立，改元清泰）。清泰二年（吳天祚元年。蜀明德二年）。三年（石敬瑭因契丹立，號晉，天福元年。自天■至是三十二年）。升元元年（烈祖即位，古今之亂，唐未絕天，故清泰方絕。升元已建，天命人心無改也，孰謂五季無君哉！）二年（蜀廣政元年）。三年（閩永隆元年）。四年。五年。六年（漢光天元年）。七年（元宗立，改元保大。殷天德元年。漢乾和元年）。保大二年（晉開運元年）。三年。四年。五年（晉亡）。六年（漢乾■元年）。七年。八年（漢亡）。九年（周廣順元年）。十年。十一年。十二年（周顯德元年）。十三年。十四年。十五年（北漢天會元年）。中興元年（再改交泰。元宗十六年始奉周顯德年，去帝號。自升元至是三十二年。天■至是則五十五年。自武德至是三百四十二年矣。使元宗能安天命，事大國，以右宗祀周，能世敦王道叨賓之則，三代之意也）。周顯德六年（元宗十七年己未，周命城金陵）。七年（元宗十八年庚申，宋建隆元年）。宋建隆二年（元宗十九年辛酉，元宗殂，後主即位，仍奉其正朔。宋又始稱詔於唐）。三年（後主二年壬戌）。乾德元年（後主三年癸亥）。二年（後主四年甲子）。三年（後主五年乙丑）。四年（後主六年丙寅）。五年（後主七年丁卯）。開寶元年（後主八年戊辰）。二年（後主九年己巳）。三年（後主十年庚午）。四年（後主十一年辛未）。五年（後主十二年壬申）。六年（後主十三年癸酉）。甲戌歲（後主十四年。宋開寶七年）。乙亥歲（後主十五年。宋開寶八年，後主城陷被執，唐亡。自烈祖至是三主，凡三十九年。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。殷周革命而杞宋國後，周隋之世梁猶祀焉，宋之君度不逮世宗矣）。

◎《左傳》奇文

《左傳》奇文，以上叛下亦曰叛，如「王叛王孫蘇」是也。男子喪妻亦曰寡，「崔杼生成及疆而寡」是也。男亦曰媵，「以井伯媵秦穆姬」是也。《公羊》謂「昭公欲弒季氏」，則以上殺下，亦可曰弒。

◎牛耳

盟用牛耳，卑者執之，尊者蒞之。■澤之盟，衛侯請執牛耳。發陽之役，衛石■蒙之盟，魯孟武伯，皆小國執牛耳。惟鄆衍之役，吳以大國執之，不合盟禮，故孟僂不從。

◎春秋諡

春秋諡有三字者，衛之貞惠文子是也。有生賜者，衛侯之於北宮貞子、析朱成子是也。有出奔而仍得諡者，臧武仲、中行文子是也。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諡者，崔武子、欒懷子是也（《困學紀聞》云：「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，析朱成諡曰成子，是人臣生而諡也。魏明帝時，有司奏帝製作興治為魏烈祖，是人君生而諡也。」）。

◎左傳引尚書

《左傳》引《尚書》，以《禹謨》作《夏書》。僖二十四年，地平天成；文七年，戒之用休；襄三年，成允成功；二十六年，與其殺不辜；哀十八年，官占惟能蔽志，皆《大禹謨》也。《臯陶謨》亦作《夏書》。莊八年，臯陶邁種德，《臯陶謨》也。此二篇。今《虞書》以太甲作《夏書》。昭十年，欲敗度，《太甲篇》也。今實《商書》。以《洪範》作《商書》。文五年，沈潛剛克；襄三年，無偏無黨，皆《洪範》也。今實《周書》。雖古今敘書，或有不同。而《太甲》之為《夏書》，尤不可解。

◎■音

劉貢父《詩話》云：「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，旗與■相近，緩急何以區別。《小雅·庭燎》，夜向晨，言觀其■。《左傳》，龍尾伏辰，取號之■，當為芹音耳。」康熙己未，御試博學鴻儒，施愚山侍講（閩幸）卷閣擬一等，上親閱定名，第以旗字押韻偶誤書■，遂改置二等，亦由施素讀二字不甚分別故也。

◎白蓮詩

陸魯望《白蓮詩》：「無情有恨何人見，月白風清欲墮時。」語自傳神，不可移易。《苕溪漁隱》乃云：「移作白牡丹亦可」，謬矣。予少時在揚州，過露筋祠，有句云：「行人繫纜月初墮，門外野風開白蓮。」

◎襲勛華鼈

襲勛，字克懋，一字懋卿，章丘人。少貧牧豕，年三十始補諸生。時邑中李太常伯華、袁西野（崇冕）方尚金元詞曲，勛調傷

雅道，獨與濟南殷正甫、李於鱗、許殿卿為古文辭，相友善。年六十，以歲貢仕江都縣訓導，遷威寧教諭、開平衛教授，歸五年卒。所著有《懋卿集》、《太極圖解》、《性命辨》。劉尚書白川稱為朱元晦功臣、王伯安諍友云。勛父彪，嘗以輪租詣京師，見遺錢百緡於道，輦載而馳及前遺錢者，付之還去。

華鼇，字空塵，亦章丘人，御史珩之孫。邑諸生，妙於繪事，落筆輒題其上曰「空塵詩畫」。人巧之畫，輒瞪目不應。當其意得，迥出筆墨蹊徑之外。詩亦如之，五言尤超詣。題王仁甫卜築云：「大隱不在山，出處乃適意。」送呂中甫山人云：「秋老留紅葉，風輕轉白蘋。」宿惠上人院云：「愛此疏林月，兼之一磬清。」孤坐云：「雨霽聞啼鳥，風停數落花。」過楊九山川上居云：「墟頭留宿火，花逕閉秋雲」，人以擬浩然「微雲疏雨」之句。鼇亦滄溟友。予少見其集，今無從購矣。鼇姓字亦見《楊升庵集》。勛有寄滄溟絕句云：「瓜田十畝濟城東，雲外青山小苑通。流水桃花迷處所，幾家春樹暮煙中。」鼇睡起自述云：「槐午睡方熟，息肩者稚子；老妻撼繩牀，飯熟呼不起。不能工磬折，發亂無人理；我懶我自知，不要旁人喜。」

◎袁崇冕（附高應■、張國籌、張自慎）

袁崇冕，字西野，進士弼之子。兄公冕，弟軒冕，皆用科第起家，崇冕獨以布衣終。工金元詞曲，所著春遊、秋懷諸曲，足參康、王之座。與李中麓唱酬，王■坡曰：「雅俗相兼，瀟瀟有餘音。」楊方城曰：「神聖工巧，元人之儔。」中麓曰：「金石之音，元黃之色。」其為名流擊賞如此。嘗有客以《黃鶯學畫眉詞》謁李太常，坐客皆言佳，西野後至，太常曰：「翁素負知音，試擇佳句幾何，予已有定評。」西野目畢，應聲曰：「止起五字是詞家語，餘無足取。」太常展手示之，云止「未老已投閒」一句。客皆大笑歎服。

同時有高應■者，中麓弟子，亦工詞曲，以貢仕為元城丞，見知王元美、魏懋權。所著有《醉鄉》、《歸田》諸稿，其《北門鎖鑰》雜劇，論者以為詞人之雄。

又有張國籌者，以貢仕為行唐知縣，善金元詞曲。所著有《脫穎》、《茅廬》、《章臺柳》、《韋蘇州》、《申包胥》等劇，在袁西野、李中麓伯仲間。皆章丘人，與太常同時。

又有張自慎者，字敬叔，商河人，游中麓之門，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。太原萬伯修曰：「北曲一派，海內索解人不得，眼中獨見張就山耳。」就山，自慎別號也。

◎王魯翁篆

宋穆賓廷秀墓，在女郎山之陽。有石表一，王壽卿魯翁撰文並篆書。有黃山谷贊云：「見魯翁用筆，可以酒酌陽冰之墓。」云云。今移置文昌祠中。

◎朱文公書

朱文公與徐廣載書云：「放翁詩，讀之爽然。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。如此篇，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，而語意超然，自是不凡，令人三歎不能已。近報又已去國，不知所坐何事？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，罰令不得做好官也。」文公於詩頗邃，故能識放翁詩佳處。洛陽劉文靖公謂李、杜只是酒徒，真孟浪語。

◎三傳

元盛庶齋如梓《老學叢談》云：「《蕭何傳》不言律令，《李邕傳》無一字及筆札，五代《劉■句傳》不書修《唐史》。」

◎辛高陸

陸放翁晚年為韓■曹作《南園記》，為世所譏。然當時文士實不止此。辛稼軒詞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；高似孫獻詩九章，每章用一錫字，皆一時名人。又葉紹翁《四朝聞見錄》云：「莆陽陳謙，文士也。輸靈壁石以壽韓，刻金字於石，至稱之曰我王。」

◎陳宣慰詩

元陳伯通宣慰雲中，人跛而眇，自述云：「肢傷一體婁師德，目眇三分李雁門。」先兄西樵吏部，甲辰歲以磨勘事下西曹，鍛鍊良苦。兄談笑賦詩，有句云：「縱跛尚如習鑿齒，有腸終類佛圓澄。」較陳句又勝之。

◎聯句

聯句，有人各賦四句，分之自成絕句，合之仍為一篇。謝朓、范雲、何遜、江革輩多有此體。頃見朱太史《騰笑集》中，有古藤書塢送吳徵君、魏上舍聯句，甚得齊、梁之意，今錄於此。

「握手古藤下，秋深旅愁積。歸來西溪旁，猶及種春麥。」（吳雯）

「我亦袖輕鞭，明發辭紫陌。倦鳥不同飛，各自張旅翮。」（魏坤）

「二子澹雅才，肯為時俗役。英詞迭相應，如以桐扣石。」（陸喜淑）

「柳塘水■，蒲坂山驛驛。改歲君到時，古藤花滿格。」（查嗣璣）

「大房一斗泉，釀酒冰雪白。酒熟君不來，落花良可惜。」（朱彝尊）

益都董楠字孟才，工部尚書可威之叔也，常撰《古今聯句詩集》六卷，與張之象《回文類聚》，皆不可少之書。

◎人參詩

人參詩昔人甚少，前已言之。適讀《唐詩紀事》，又得段成式求人參詩云：「少賦令才猶強作，眾醫多失不能呼。九莖仙草真難得，五葉靈根許惠無？」周繇遺柯古人參詩云：「人形上品傳方志，我得真英自紫團。慚非叔子空持藥，更請伯言當細看。」又高麗採參贊云：「三椹五葉，背陽向陰，欲來求我，■樹相尋。」■，音賈，葉似桐。

◎湖湘詩

高念東侍郎（珩），以康熙戊申奉命祭告南嶽，在湖湘間有詩數百篇。予喜其絕句錄之。如：

「行人到武昌，已作半途喜。那識武昌南，煙水五千里。」

「未入衡州郭，先看衡州城。城門垂薜荔，大抵似巴陵。」

「綠淨不可唾，此語足千古。天水澹相涵，中有數聲櫓。」

「花放不知名，稻秀猶能長。芳草隱清流，但聽清流響。」

「兩岸層層嶂，孤城面面山。橫襟憑一葉，睥睨洞庭間。」

「幾月舟行久，今朝倦眼開。千峰翔舞處，一片大江來。」

「南嶽雲中盡，東流海上忙。他年圖畫裡，著我在瀟湘。」

「芋火夜經聲，悲喜寒岩寺。宰相世間人，何與山僧事。」

「磨磚竟不成，磨銅何不可。寄語馬大師，努力庵前坐。」
高又有送人詩云：「故園小圃又東風，杏子櫻桃次第紅。明日春明門外路，清明消遣馬蹄中。」

◎劉綺莊著書

《丹鉛錄》極稱唐劉綺莊「桂楫木蘭舟，楓江竹箭流」一篇。其詩果不減太白。升庵博雅，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。按《吳中人物志》：「劉綺莊，崑山尉，研窮古今，博考傳記，作類書一百卷，號《崑山編》」。其平生著作最夥，而所傳只此一詩，可惜也。

◎詩使本朝事

或謂作詩使事，必用六朝已上為古，此說亦拘墟不足信。要之唐、宋事，須選擇用之，不失古雅乃可。如劉後村詩，專用本朝故實，畢竟欠雅。如：

「鍊句豈非林處士，鬻書莫是穆參軍。」
「艱虞夷甫方謀窟，老懶堯夫少出窩。」
「未愛潘郎呼作友，便教米老拜為兄。」
「山房惜未從公擇，書局聞曾擬道原。」
「立志如歐母，生兒似富公。」
「野人只識羹芹美，相國安知食筍甘。」（自注富鄭公事）
「事先白傳求閒後，銜似溫公約史年。」
「公閒去伴種司諫，我懶思尋靖長官。」
「清於坡老游杭市，儉似乖崖在劍州。」
「軍皆歌范老，民各像乖崖。」
「賈董奇才無地立，歐蘇精鑿與人同。」
「安知李薦揮門外，不覺劉幾入彀中。」

此類數十聯，皆宋事也。後見後村四六亦然。

◎樂天論詩

樂天作《劉白倡和集解》，獨舉夢得「雪裡高山頭白早，海中仙果子生遲」；「沈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」，以為神妙。且云此等語，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，殊不可曉。宜元白於盛唐諸家興象超詣之妙，全未夢見。

◎樊川集

予舊藏杜牧之《樊川集》二十卷，後見徐健庵（乾學）所藏宋版本，雕刻最精，而多數卷。考《後村詩話》云：樊川有續、別集三卷，十八九皆許渾詩。牧仕宦不至南海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，甚可笑。

◎朱新仲詩

南宋朱舍人翌，字新仲，著《猗覺寮雜記》，凡四百餘條，言甚博辨。劉後村嘗稱其讀杜詩云，「縱之逼說劍，收之入檀弓」二句，未經他人道過。

◎人名字音

崑山顧寧人（炎武）詩，有云：「落日江頭送伍員，秋風壠上別徐君；偶來圯上逢黃石，便向山中禮白云。」竊疑員字舊作王問切，唐人語曰「令君四後，苗呂崔員」是也。後見吳曾引《春秋左氏傳》，「伍奢子員」，陸德明釋文：「音雲，平聲。」乃知顧詩用韻有據。又如馬援，援字作延絹切，無作平聲者。宋王景文詩云：「直翁（謂史相浩）自了平生事，不了山陰陸務觀。」放翁見之笑曰：「我字務觀，乃去聲，如何把做平聲押了？」此雖謔語，亦可為用字不詳出處者戒（貞觀年號及陸務觀俱去聲，今人皆讀平聲）。

◎心太平庵硯

有漁於道士者，得一硯，八角，製作古雅，背鏤「心太平庵」字，蓋陸放翁故物也。和州項副使之得之，今歸淄川畢載積州守（際有）。

◎唐舍人詩

亡友唐井塢（允甲，）宣城人，故明中書舍人。工楷法，詩最清婉。嘗有句云：「殘花野蕨圍荒碧，破帽疲驢避長官。」蓋本徐文長詩：「疲驢狹路愁官長，破帽殘衫拜孝陵。」然宋王君玉已云：「疾風甚雨青春老，瘦馬疲牛綠野深。」

◎未央宮銅奩

順治中，渭南漁人於渭水中得秦時未央宮香奩一具，銅綠如鸚鵡毛，可愛。溧陽狄秋水（敬）為潼關道兵備副使，得之。副使子億，予辛未所取士，今官翰林。

◎閻古古詩

閻古古（爾梅）在濟南有詩云：「四圍松竹山當面，一望樓臺水半城。」雖本太白傳「燈火萬家樓四面，星河一道水中央」，實難甲乙也。劉後村亦云：「地占百弓全是水，樓無一面不當山。」予少時在濟南亦有句云：「郭邊萬戶皆臨水，雪後千峰半入城。」今前集不載。

◎唐人工書

唐人留意書學，即不以書名者，往往有歐、虞、顏、柳風氣。蘇絳作賈島墓志云：「善攻筆法，得鍾、張之奧。」元王惲《玉堂嘉話》云：「李陽冰篆二十八字，後有韋處厚、李商隱題。商隱字體絕類《黃庭經》。」然賈、李不以書名。予在京師，所見元人諸題跋，字畫多工，過今人遠甚。

◎徐豐崖論詩

海鹽徐豐崖（泰）《詩談》云：「本朝詩，莫盛國初，莫衰宣、正。至弘治，西涯倡之，空同、大復繼之，自是作者森起，於

今為烈。」當時前輩之論如此。蓋空同、大復，皆及西涯之門。虞山撰《列朝選》，乃力分左右袒，長沙、何、李，界若鴻溝。後生小子，竟不知源流所自。誤後學不淺。

◎商喜畫

京師外城西南隅聖安寺，寺殿有商喜畫壁。康熙庚申冬，高念東刑侍將歸淄川，予與施愚山、宋牧仲諸詞人飲餞於寺，共為聯句五十韻。牧仲有句云「畫壁商喜留」。按崑山劉璋圭甫《明書畫史》：商喜善畫山水人物，畫虎得勇猛之勢。今大西天經殿壁龍神，及大軸文殊普賢變相，亦喜筆。喜，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，牧仲雲內官，誤也（西華門內玄都勝境，在弘仁寺西，有元人劉蘭塑三清像甚奇）。

◎毛傳如紀事

孔文谷序《唐詩紀事》云：「詩三百篇，《毛傳》蓋其紀事，今為考亭所紕，欲究遺經，當必考之。」云云。實名通之論。宋王得臣《塵史》云：「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；《葛覃》，后妃之本也。此一句，孔子所題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。」其以為子夏所傳，必有授受之自，惜世遠莫得而見也。升庵引朱子《白鹿洞賦》，有曰：「廣青衿之遺問，樂菁莪之長育。」或舉以為問，先生曰，舊說亦不可廢，然則考亭之盡去小序，終亦有不自安於心者乎？歐陽子作《詩本義》，其序問篇云：「《毛詩》諸序，與孟子說詩多合。故吾於詩，常以序為證。惟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失者類多，隨而正之。」歐陽子所見豈出朱子下也？

◎讀書臺

濟南近有人耕田間，掘得「讀書臺」三字石刻。按此為宋侍郎張公讀書處，蘇文忠公書也，見元遺山《濟南行紀》。

◎漢瓷銀槎

宋荔裳（琬）觀察藏漢瓷盞二，內有魚藻文，云在秦州時耕夫得之隗囂故宮中。吾兄西樵為作歌。又有元人所造銀槎，最奇古，腹有文曰：「至正壬寅，吳門朱華玉甫制。」華玉號碧山，武塘人，見陶南村《輟耕錄》。

◎灌嬰廟瓦

吉水李梅公侍郎（元鼎）有硯，五瓣如梅花狀，質如黃玉，雜翡翠丹砂之色，累累墳起，云是灌嬰廟瓦。一時文士多賦之。故友鄒程村（祇謨）作《硯考》，引洪文敏《容齋隨筆》灌瓦硯銘為證。

◎外國墨

元人陸友仁《墨史》，載外國制墨。高麗貢墨，猛州為上，順州次之。其文曰：「平鹵城進貢」，或曰「順州貢墨」，或曰「猛州貢墨」。李公擇遺東坡墨半丸，其印文曰「張力剛」，云得之高麗使者。魏泰道輔云：「新羅墨，有蠅飲其汁立死。」常戒人和藥勿用新羅墨。日本墨遍肌印文，如柿蒂形。陸子履奉使契丹，得墨，銘曰「陽岩鎮造」者，其國精品。滕子濟有墨一大笏，為龍鳳之文，面曰「鎮庫」，萬年不毀。又西域僧為蘇太簡言：「彼國有佳墨，中國不及，是雞足山古松為之。」金有劉法，字彥矩，常山人，自制墨，銘曰「棲神岩造」。楊文秀，金時以善墨聞，其法不用松炬，而用燈煤。子彬傳其法，以授耶律文正楚材，文正授子鑄，造一萬丸，銘曰「玉泉萬笏」。

◎中山狼傳

《中山狼傳》，見馬中錫《東田集》。東田，河間故城人，正德間右都御史，康德涵、李獻吉皆其門生也。按《對山集》有《讀中山狼傳》詩云：平生愛物未籌量，那記當年救此狼。則此傳為馬刺空同作無疑。今入唐人小說，亦如《天祿閣外史》之類。

◎三劍

孫北海（承澤）家藏三劍：其一銅劍，長尺餘，有鳥篆十字，云「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」，篆甚奇古。其一玉劍，長尺有二寸，博三寸，中鑿一孔，剡其上若芒刃，云有人得之成湯墓中。其一魚腸，秀水朱處士彝尊云：「疑鄭康成所謂大琰者也。考之桃氏作劍，未聞攻玉。玉劍之載於《六經》者無之，遂定以為圭，因作釋圭。」

◎司馬相如玉印

錢編修宮聲（中詣）有司馬相如小玉印，因憶元陸友仁得衛青玉印，翰林虞伯生諸公，皆有詩，友仁因著《印史》。按衛宏曰：「秦以前，民皆以金玉為印，唯其所好。自秦以來，唯天子之印稱璽，又以玉，群臣莫敢用。」按此，宏說或不然。又後世謂詔令為璽書。按《國語》襄公在楚，季武子取卞，使季冶逆予之璽書。注云：「古者大夫之印，亦稱璽。」